

[俄国]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著 王勇 尚林霞 ◎译



复活

ВОССТАНИЕ



中国戏剧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

复活

[俄国]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第2辑/刘泰丰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104-02579-5

I.世... II.刘... III.文学—作品—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955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第二辑)

责任编辑: 风 音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开 本: 910mm×1310mm 1/32

印 张: 260

字 数: 499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579-5

定 价: 436.80 元(全 26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37)
第三部	(256)

第一部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二十二节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

第一章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集在一块不大的地方，而且千方百计把他们所居住的那块土地糟蹋得不成样子，尽管他们将石块砸进地里，害得什么植物都休想长出地面，尽管生出的青草全都清除干净，尽管到处弥漫着煤炭与石油燃烧的气味，尽管树木伐光，鸟兽驱逐殆尽，然而在这种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

太阳照暖大地，青草在到处生长，不仅在林荫路的草地上长出来，而且由石板缝中向外钻，到处绿油油的一片。桦树、杨树和稠李树吐出粘湿的芬芳的叶子，椴树上露出一个个正在绽开的花蕾。寒鸦、麻雀和鸽子像在往年春季那样已经在快乐地筑巢，苍蝇被太阳照暖，在墙壁上嗡嗡地骚动。花草、鸟儿、昆虫，还有孩子们，全都欢欢喜喜。而人们，尤其是成年人，却一直在哄瞒自己、欺骗他人，使自己和他人遭受折磨。人们觉得神圣和重要的并非这个春色媚人的清晨，也并非上帝为造福所有的生灵而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人间，那种有利于和平、协调、互爱的美好；人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却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用来统治他人的各种办法。

所以，省立监狱办公室里的人觉得神圣和重要的，并非飞禽走兽和人们都在享受的春天的激动和快乐，他们觉得神圣和重要的却是昨天接到的那封编着号码、盖了官印、写明案由的公函，那上边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之前，

必须将三个关在监狱里受过审讯的罪犯,一男两女,送进法院受审。两名女犯当中,其中的一个是尤为重要的案犯,应该单独押解送审。于是此刻,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依照那项指令,看守长走进女监那又暗又臭的过廊。跟随其后来到过廊的是个女人,面容憔悴,长着鬈曲的灰发,身穿制服,袖口上镶着饰线,腰束一条镶蓝边的腰带。这是个女看守。

“您是要玛斯洛娃吗?”她问,跟值班的看守长一块儿来到长廊上一个牢门跟前。

看守长把铁门弄得哗啷作响,开了铁锁,打开牢门,立即有一种比长廊中更加恶臭的空气从那里涌了出来。他吆喝道:“玛斯洛娃,过堂去!”他说完又带上牢门,等着。

甚至在监狱的院子里也有比较清新的郊野空气,使人精神愉快,这是被风吹到城里来的。但过廊里的空气却充满了伤寒病菌,散发着粪便、焦油与腐烂物的恶味,无论谁一进来都会立即觉得心情沮丧和烦闷。女看守尽管已经习惯了闻这种污浊的空气,然而刚由院子中走进来,也免不了有这种感觉。她来到过廊上,突然觉得浑身乏力、昏然欲睡。

牢房中传来一阵忙乱声,那是女人的讲话声与赤脚板走动的声音。

“你快一点儿,我说,玛斯洛娃,别磨磨蹭蹭!”看守长冲着牢门喝道。大约两分钟之后,一个身量不高、胸脯丰隆的年轻女子大步走出门口,敏捷地扭过身来,在看守长身边站着,她里面穿着白衣和白裙,外面套一件灰色的长囚服。这女子脚上穿的是麻布袜子,袜外套着一双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色的头巾,显然有意使几缕卷曲的秀发从头巾下面露出来。女子整个脸上带着长期坐牢的人们脸上所带的苍白的面色,令人不禁想起地窖中马铃薯的新芽。她那两只不大但很宽的手和从囚衣的宽大领口显现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是那么白。在这张脸上,尤其是在苍白黯淡的面庞衬托下,她的眸子看起来格外乌黑发亮,眼皮略微有些儿浮肿,却显得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稍稍有点儿斜。

她挺直身子站着,挺着那丰满的胸脯。

她来到过廊上,稍稍抬起头,盯住看守长的眼睛,停下脚步,露出一副惟命是从的模样。

看守长准备关牢门了,谁知有一位没戴头巾的灰头发老太婆由牢门中探出了她那张惨白、严肃、长满皱纹的脸。老太婆起初对玛斯洛娃说了几句话。然而看守长用牢门抵住老太婆的头推上去,那头就不见了。牢房中传来女人的大笑声。玛斯洛娃也略微笑了笑,回过头去看着牢门上一扇装有铁栅的小窗子。老太婆从里面奔向窗口,哑着嗓子说:

“最重要的是不要跟他们啰嗦,认定一种就行了。”

“不过就是盼着有个结局,总之不会有比现今这情形更糟的啦。”玛斯洛娃说,摇了摇头。

“那当然,结局只能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看守长接茬道,显现出当长官的人自以为说话特别幽默的神情。“跟我来!”

小窗口中露在外面的老太婆的眼睛消失了。玛斯洛娃走到长廊中央,疾步

跟在看守长后面走去。他们沿着一道石砌的楼梯下楼,经过比女监气味更难闻、场景更热闹的男监,这里所有门上的小窗口中都有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们看。接着他们来到办公室里,已有两名拿枪的押解兵等着。坐在那里办公的文书将一份烟味很重的公文交给一名兵士,用手指着女犯说:“接收这名女犯。”

那兵士是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农民,红脸儿,长着麻子。他将公文塞进军大衣的翻袖中,笑嘻嘻地冲着他的同伴,一个颧骨很高的楚瓦什人,挤挤眼睛,眼睛打量着那名女犯。两个兵士便带着女犯下了楼,向监狱的大门口走去。大门上的一道小门打开了,两个兵士带着女犯穿过这道小门,走进院里,然后走出院墙,又沿着石子铺成的大街中央穿过城市。

车伕、小铺老板、厨娘、工人和文官都站住,好奇地瞧这个女犯。有些人摇摇头,心里想:“瞧瞧,这就是和咱们不同的恶劣行为带来的下场。”孩子们胆战心惊地望着那位女强盗,惟一可以放心的是有兵士跟着她,她如今已经无法再干什么坏事了。一个乡下人卖完了煤炭,在小饭馆中喝足了茶,此刻来到她身边,在自己胸前划了个十字,递给她一个戈比。女犯满面通红,垂下头去,口里喃喃地嘟囔了句什么话。女犯觉得人们的眼光朝自己这边投来,并没有扭过头,只是偷偷地斜视着那些看她的人。对她的这种注意,令她感到十分快活。这里具有春天气息的空气,和监狱里比起来清新多了,这也使她快乐。然而她很久没在石子路上行走了,并且穿着沉重的囚犯棉鞋,她的脚感到疼痛。她看着自己的脚,竭力走得轻一些。女犯经过一家面粉铺,门口有几只鸽子来回踱着,大摇大摆,没人欺负它们。女犯的脚险些踩到一只蓝灰色的鸽子,它呼啦啦飞起来,振动翅膀,从女犯耳旁飞过,为她带来一阵风。女犯微微一笑,然后想起她眼下的处境,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章

女犯玛斯洛娃的身世是极其平常的身世。她是个未婚女农奴的女儿,母亲在乡间跟饲养牲畜的外祖母住在一块儿,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家里干活。那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一年生下一个孩子,并且像乡村总会看到的情况一样,孩子受过洗礼,然后做母亲的却不给这个不想生养的、没有用处的、影响她干活儿的孩子喂奶,他们不久便饿死了。她生过的五个孩子便是这样死去的。他们个个都受过洗礼,而到后来却没有吃到奶水便死去了。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野合以后生养的,是个女孩儿。她的命运原本也是那样的,然而事情真是巧合,那两位老姑娘当中的一个来到牲口棚,斥骂饲养牲畜的女工不应当把奶油做得带着牛腥气。当时产妇和那白白胖胖的娃娃在牲口棚里躺着。老姑娘责骂奶油做得不好,又责骂她们不应当把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放进牲口棚里;她说罢刚想离开,蓦然瞥见了那个孩子,觉得挺惹人怜爱的,便产生了当孩子教母的想法。她真的给小女孩受了洗,事后怜惜她的教女,总是给做母亲的送去牛奶和钱,于是小女孩就这样活了下来。两个老姑娘从那往后就叫她“救下来的姑娘”。

小女孩三岁那年,她母亲生病去世了。饲养牲口的外祖母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于是老姑娘便将小女孩领到自己家里抚养。这个眼睛乌溜溜的小女孩生

得十分活泼可爱,为两个老姑娘带来了不少乐趣。

老姑娘是姐妹俩:妹妹索菲娅·伊万诺芙娜较为和善,为小姑娘受洗的正是她;姐姐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脾气比较急躁。索菲娅·伊万诺芙娜把小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教她读书,准备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养女。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却说应该把她培养成女工,或出色的丫环,因此她十分严厉,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把小女孩乱骂一通,甚至殴打她。所以小姑娘生活在这两种环境下,长大成人的时候,变成半个女工、半个养女。连她的名字都不上不下:既不是卡特卡,也不是卡坚卡,而叫作卡秋莎。她缝补衣服,整理房间,用白粉擦拭圣像的铜框,煮茶烧菜,磨碎咖啡豆,煮咖啡,洗零星衣物,有时陪伴两个老姑娘一起坐着,为她们朗读书籍解闷。

有人前来为她提亲,然而她谁都不想嫁,认为和那些向她提亲的劳作者一块儿过日子一定很艰苦,她已被地主家里的舒适生活娇宠惯了。

她就这样一直到十六岁。刚过十六岁,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位大学生、阔绰的公爵,到她们家来了。卡秋莎暗暗地爱上了他,却没有勇气向他表白,甚至没有勇气承认自己萌生过这种感情。

此后又过去两年,这个侄儿在参战的征途中顺路到姑姑们家里呆了四天,临行的前夕诱奸了卡秋莎,次日塞给她一张面额一百卢布的票子便离去了。他离开那里五个月以后,她才断定自己有了身孕。打那时开始,她对什么事情都感到心烦,一味考虑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来临的羞辱。她不仅不情愿服侍老姑娘们,凡事应付差事,并且连她自己都没料到,竟然会莫名奇妙地发起火来。她对老处女讲了不少粗鲁的话,而事后又觉得懊悔,因而要求结账辞工。两位老姑娘对她极为不满,便放她走了。由她们家出来以后,她去一位警察分局局长家里当使女,然而在那里仅仅呆了三个月,因为那位局长尽管年过半百,却总是纠缠调戏她。有那么一次逼得非常厉害,她发了火,骂他“混蛋”、“老家伙”,用力揉他的胸部,将他揉倒在地。因为她的粗暴,马上就被解雇了。彼时她无法再去找活儿干,因为她快要生产了。她寄居在农村一位寡妇家里,那人是接生婆,兼贩私酒。她生产很顺利,然而接生婆在乡下为一名患病的女人接生过,将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她的小男孩不得不送进了育婴堂,听送去的老太婆说,孩子刚到那里便死去了。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其中的二十七卢布是自己做工赚来的,一百卢布是引诱奸污她的人所赠。然而待到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了六个卢布。她不会节省,不仅自己用,并且谁来要钱她就给谁。接生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的生活费用,算作两个月的伙食费和茶叶钱。为了送走孩子她用去二十五卢布,接生婆又从她那儿借四十卢布买了一头奶牛,此外还有二十卢布零星花掉了,做了几件衣裳,送了些礼品。所以当卡秋莎身体康复时,已经分文皆无,必须找份活儿才行。她到林务官家去找到了活儿。林务官虽然已有妻子,但他几乎和那位警察分局局长一个模样,打头一天便开始纠缠卡秋莎。卡秋莎讨厌他,竭力回避他。然而他比她经验丰富,也更有心机,主要因为他是主子,能够随意支配她,最后还是找机会把她奸了。林务官的老婆知道了这件事情,有一回遇到丈夫单独和卡秋莎呆在一间屋里,便跑过来揍她。卡秋莎也不饶人,两人厮打起来,后来这户人家没付给她工钱便将她轰出了家门。

于是卡秋莎来到城里,在她姨母家落了脚。姨父是个装订工,过去日子过得还可以,现在却丢掉了所有的主顾,他便借酒消愁,将只要弄到手的物件都变卖喝掉了。姨母开了一间小小的洗衣作坊,靠这些来养活孩子,供养潦倒的丈夫。姨母提出让玛斯洛娃进她的作坊干活儿。但玛斯洛娃看到姨母那儿洗衣女工所过的艰苦的日子,迟疑不决,就去佣工介绍所找给人家当女仆的工作。工作找到了,是在只有一位太太和两个读中学的儿子的人家干活。她工作才一周,年龄最大并且留小胡子的中学六年级学生便丢掉学业,缠住玛斯洛娃,片刻不让她安宁。做母亲的把所有的过错都算在玛斯洛娃头上,把她解雇了。

找不到新活计,但事有凑巧,玛斯洛娃去佣工介绍所,却在那里与一位太太邂逅,手上戴满宝石戒指,肥胖光滑的胳膊上戴着镯子。那位太太得知前来找活儿干的玛斯洛娃的处境之后,便将自己的住址给了她,请她到她家去。玛斯洛娃去找了她。太太亲切地接待她,请她吃馅饼和甜葡萄酒,并派自己的使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到黄昏时分便有一名高个子的男人来到这屋里,蓄着长长的白发和白胡子。这位老人马上靠着玛斯洛娃坐下,眼里闪闪发光,笑嘻嘻地看着她,同她说笑。女主人将他招呼到另外一间屋去。玛斯洛娃听到女主人说:“刚刚打乡下来的,鲜嫩得很呢。”此后女主人叫过玛斯洛娃说,他是一位作家,钱多得是,如果她能讨他欢心,他肯定舍得破费。她讨得了作家的欢心,他就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答应时常同她见面。那笔款子不久便花光了,一部分还清她在姨母家里的生活费,另外一部分买了新衣裙、帽子和缎带。过了不几天,作家再次让人来请她,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个卢布,并提出和她搬到一处独门独户的风子里去同居。

玛斯洛娃在作家替她租下的风子里住着,却爱上了同院的一名快乐的堂倌。她主动向作家讲明了这件事,搬到一个更小的单独的风子里住下来。堂倌起初同意和她结婚,可后来竟连声招呼都没打就走了,去了下诺夫哥罗德,显然是把她抛弃了。玛斯洛娃从此落得孑然一人。她原本打算一个人继续住在这所风子里,然而人家不答应。派出所长告诉她,她只有领下黄色执照,接受监督之后,方能单独居住。所以她又来到姨母家。姨母发现她穿戴着时髦的连衣裙、斗篷和帽子,便客客气气地接待她,再也不敢向她提起当洗衣女工的事,以为如今她的身价高了。对玛斯洛娃而言,是否当洗衣女工的问题她压根没考虑。如今她怀着深切的同情心看着前面几个风子里那些面色惨白、胳膊干瘦的洗衣女工度过的牢狱般的生活,那儿的窗户无论冬夏一直敞开着,她们在肥皂水的三十度蒸汽中洗熨衣服,有的人已经患了肺癆。一想起她也有可能干这样的苦役,她心中就犯怵。正当此时,在玛斯洛娃没有任何依靠且非常困难之刻,一名替妓院物色姑娘的领家碰到了玛斯洛娃。

玛斯洛娃早就抽上了纸烟,然而在她和堂倌相好的后期,还有他抛弃她之后,她又愈来愈喜好喝酒。之所以她离不开酒,不仅仅由于她认为酒味醇美,更多的是由于喝酒能让她忘记她遭受的一切痛楚,使她纵情欢乐,恢复自尊心,而她喝酒时却做不到这些。倘若不喝酒,她的心情始终沮丧而又羞耻难当。领家招待姨母吃饭,灌醉了玛斯洛娃,向她提出到本城一家最高级的妓院中去当妓女,向她列举处于这种位置的各种好处和优势。玛斯洛娃面临着一场选择:或是

处于女仆的卑下位置,肯定逃避不了男人的追求,不得不与人秘密地暂时通奸;或者干脆取得这种生活安定而又合法的地位,专门进行公开的、为法律所容许的、报酬优厚的、长期的通奸。她选择了后一种。另外,她要以这种方式来报复那个诱惑奸污她的人,报复那个店伙计,报复所有欺侮过她的人。并且还有一个条件对她极富诱惑力,成为她拿定最后主意的理由之一,那就是领家告诉她,她喜欢做什么衣裙就可以做什么衣裙,不管是丝绒的、费伊绉的、绸缎的衣服或者裸露肩膀和胳膊的舞衫,全都可以做。玛斯洛娃想像自己穿上一件黄灿灿的绸衫,黑丝绒滚边,裸露肩颈,便再也控制不住自个儿,交出了自己的公民证。当天晚上领家雇了一辆马车,把她带到了著名的吉塔耶娃妓院。

从那时起,玛斯洛娃便开始过上一种常常违背上帝意志与人类道德的罪孽生涯,这是成千上万的妇女不仅获得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许可,并且受到它的保护所过的生活;而过这种生涯的妇女中,十个有九个最后受着疾病的折磨、未老先衰、早早地死去。

她们午夜狂饮作乐,白昼昏睡不醒。午后两点或三点,她们才无精打采地由脏兮兮的床铺上爬起来,因为饮酒过量而喝碳酸矿泉水,或者喝咖啡,身上只穿罩衫、短上衣或长睡衣,在各个屋子里懒散地走来走去,或者从窗帘后面望望窗外,有气无力地彼此吵骂。接着是漱洗、擦油、往身上和头发上喷香水,试衣服,为了衣服和鸨母吵嘴,不停地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描眉,吃油乎乎的甜点心,最后穿上裸露胴体的亮丽的绸衫,进入装饰华丽、灯光通明的大厅。客人纷纷到来,接着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和各种男人通奸,他们中间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几乎还是孩子的,有糟老头,有单身的,有结了婚的,有商人,有店伙计,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裕的,有穷困的,有强壮的,有生病的,有酒鬼,有清醒的,有粗鲁的,有柔和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大学生,有中学生,反正各个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人多得是。又是叫喊声又是吵闹,打架声掺杂着奏乐声,抽烟喝酒,喝酒抽烟,音乐从黄昏一直响到天亮。只是到了早上她们才能脱身和睡觉。每天都一样,每个星期都这样。时逢周末,她们便乘车到政府机关,即警察局去,那里有办理政府公务的官员和医生,都是男的。他们有些时候用正经而严肃的态度,有些时候却丧失了大自然为杜绝犯罪不仅为人类所富有并且连禽兽都具备的耻辱心,竟然带着猥亵的嬉笑态度为这些女人检查身体,并发给她们许可证,准许她们再干上一周她们和合伙者所干的同类罪行。下个周末还是这样。总而言之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无论是平时还是假日,每天都一样。

玛斯洛娃就这样过了七年,在此期间她更换了两家妓院,住过一次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就是在她第一次失节之后第八年,当时她二十六岁,干了一件事,因此进了监狱,在监狱中她和杀人犯、盗贼一起过了半年之后,如今被押解到法庭去受审。

第三章

正当玛斯洛娃跟着押解兵走了许多的路,累得筋疲力尽,快要走到地方法院

那座大厦的时候，她养母的侄子德米特里·伊凡内奇·涅赫柳多夫公爵，曾经引诱奸污她的那个人，正躺在一个高高的、铺着羽绒垫子的、被单已经被揉得很皱的床铺上，身穿洁净的、前襟皱褶熨得平整的荷兰细麻布睡衣，敞开领子，正在抽烟。他目光呆滞地瞪着前方，他在想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和前一天发生过什么事。

他前一天傍晚是在非常阔绰、名声显赫的柯察金家里度过的，人们都认为他肯定会和他们家的小姐成婚。想起这些，他禁不住叹息一声，扔掉燃尽的烟蒂，准备从银制的烟盒中再抽出一根烟，然而忽然改变念头，把两只光溜溜的白腿从床边放下来，用脚找拖鞋。他抓起一件绸料长袍披到丰满的肩上，迈着急速而沉重的脚步，向卧室旁边的漱洗室走去，那里充满了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等气味。他在那里用特等牙粉刷他那口镶补过很多地方的牙齿，用香味含漱剂漱过口，接着开始上上下下擦洗身子，然后用各种毛巾擦拭干净。他先用香皂洗过手，认真地用刷子刷净长指甲盖，在大理石的大脸盆里洗净他的脸和肥胖的脖子，又进入从卧室开始数的第三间屋子里，那里已经给他准备好了淋浴。他在那里用冷水洗过肌肉发达、脂肪丰腴的、白白净净的胴体，用软毛巾揩拭干净，接着穿上洁净的、熨得笔挺的衬衣衬裤和一双擦得如同镜子般发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面，用两把梳子梳理弯曲的小黑胡子与头顶前面已经变得稀少的卷发。他所使用的一切物品，以及他的化妆用品，包括内衣、外衣、皮鞋、领带、别针、袖扣，样样都是最讲究、价格最高的品种，高雅、朴实、坚实、名贵。涅赫柳多夫从十几条领带和胸针里面顺手取了两样，接着把早就刷洗干净摆在椅子上的一身衣裳穿好，这时，他尽管算不上朝气蓬勃，但是也整洁清爽，浑身上下香气扑鼻地进入长方形饭厅。

饭厅中，镶木地板前一天已被三个农民擦得锃亮，上边摆着很大的橡木食器橱，放着一张同样大的、可以活动的大饭桌，桌腿雕成张开的狮爪，颇有一副庄严气势。这张桌子上铺着一块浆得笔挺的、饰有很大家徽的薄薄的桌布，摆着盛满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制咖啡壶、奶糖缸、盛有煮化奶油的银壶和装满新烤的白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他的食具一边搁着刚接到的信件、报纸和最新出版的“Revue des deux mondes”（《两世界杂志》是从一八二九年开始在巴黎印刷发行的文艺与政论的法文杂志，当时在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行）。

涅赫柳多夫正想取信看，突然从通向走廊的门里，稳步进来一个已过中年、肥胖的女人，身着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头带，以此来遮掩她那逐渐变宽的头发的缝隙。她原来是涅赫柳多夫母亲的女仆阿戈拉菲娜·彼得洛芙娜，不久前她母亲在这所房子中死了，现在她就呆在少爷家里当女管家。阿戈拉菲娜·彼得洛芙娜在不同的时期跟涅赫柳多夫的母亲去国外，呆了大约十个年头，很有点儿贵妇的风度和气派。她从小住在涅赫柳多夫家，在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还叫米坚卡的时候就知道他了。

“早上好，德米特里·伊凡内奇。”

“您好，阿戈拉菲娜·彼得洛芙娜。有没有新鲜事儿？”涅赫柳多夫开玩笑地问道。

“柯察金公爵家送来一封信，也不知道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们的女佣人送来有好半天了，此刻还在那里等回信儿呢。”阿戈拉菲娜

·彼得洛芙娜说,把信递给他,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好啊,等一下。”涅赫柳多夫拿过信来说,察觉到阿戈拉菲娜·彼得洛芙娜的笑意,情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

阿戈拉菲娜·彼得洛芙娜的微笑意味着,那信是公爵小姐写的,阿戈拉菲娜·彼得洛芙娜以为,涅赫柳多夫已经打算和公爵小姐结婚了。阿戈拉菲娜·彼得洛芙娜的微笑的含义,让涅赫柳多夫感到不高兴。

“那么我去让她再等一等,”阿戈拉菲娜·彼得洛芙娜说,看到桌上用来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放错了地方,就捡起来放回老地方,接着缓步离开饭厅。

涅赫柳多夫打开阿戈拉菲娜·彼得洛芙娜交给他的那封带香味的信。

里边装着一张曲边的灰色厚信纸,上边的字迹尖细而稀疏,他开始读道:

我既然承担了帮助您记住所有事情的职责,那么为了尽职起见,我必须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该出庭去当陪审员,所以您不管怎样也不能像前一天您用平常那种草率的态度所答应过的那样,陪我们与柯罗索夫去看画展了, *a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disposé à payer à la cour d'assises les 300 roubles d'amende, que vous vous refusez pour votre cheval* (法语“除非您想向地方法院交纳一笔二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花钱买的那匹马的价钱”),因此您不能按时出庭。前一天您刚离开,我就记起了这件事情。那么您千万别忘了。

公爵小姐玛·柯察金娜

信背面又附了两句:

Maman vous fait dire que votre couvert vous attendra jusqu'

à la nuit. Venez à solument à quelle heure que cela soit. (法语:妈妈要我对您说,为您预备好的餐具将一直等您到深夜。您一定要光临,无论多晚。)

玛·科

涅赫柳多夫犯愁了。这封信是公爵小姐柯察金娜最近两个月以来向他巧妙进攻的又一招,其目的就在于用眼睛无法见到的千丝万缕将他与她更紧地捆绑到一块儿。但是所有并不年轻但又并非热恋中的男人,对结婚问题往往患得患失,除此之外,涅赫柳多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令他即使拿定主意,也无法马上求婚。这个原因并不是十年以前他引诱奸污了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这件事情他已忘得一干二净,并且他并不觉得这会妨碍他结婚。这是因为这时他和一个已婚女人有了私情,尽管对他这方面而言,如今这种关系已经结束,然而她却不认为已经一刀两断了。

涅赫柳多夫跟女人打交道胆子很小,可是恰恰就是这样的胆怯才在那个已婚女人的心中激起了想征服他的欲望。这个女人是某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在那个县里每次贵族选举期间涅赫柳多夫总会前往入选。那个女人终于引诱他发生了男女关系。一天又一天过去了,这样的关系对涅赫柳多夫而言变得更富吸引力,并且也更引起他的嫌恶。刚开始涅赫柳多夫无法抗拒她的引诱,以后又在她面前感到内疚,不能不经过她的同意就结束这样的关系。就是这一缘故,才令

涅赫柳多夫以为他就算心里愿意,也无权向柯察金娜求婚。桌上正巧摆着一封那个女人的丈夫写给他的信。涅赫柳多夫看见他的笔迹与邮戳,就面红耳赤,立即觉得情绪冲动,这是他每次在危险面前时经常会感受到的。

不过他的激动是不必要的。那个丈夫,涅赫柳多夫的主地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来信告诉涅赫柳多夫:五月末将召开地方自治局特别会议,他请求涅赫柳多夫届时一定出席,便于在地方自治局会议上谈论关于学校与车马大道等目前重大问题时 *donner uncoup d'épaule* (法语“鼎力相助”),因为估计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将遇到反动派的坚决反对。

首席贵族是自由派人物,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抗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出现的反对势力,一心一意地投入这次斗争,一点儿都没有察觉他的倒霉的家庭变故。

涅赫柳多夫想到他因这个人而产生的所有的烦恼。他想到有一次他认为她丈夫已得知了这件事情,就做好同他决斗的准备,他就下定决心对天开枪。他还想到她和他大闹一番,她在绝望中跑到花园里池塘那儿,想要跳下去自尽,他连忙追上去。

“我这时不能去那边,并且在她答应我之前,我也不能采取什么措施,”涅赫柳多夫心想。一周之前他已给她写了一封语气很坚决的信,信中承认自己有罪,打算以不同的方式弥补自己的过失,但为了她的幸福,他依旧觉得他们的关系应当就此了结。他如今正在等着她的回信,但没有收到。没有回音却也多少是个好兆头。倘若她不赞成断绝关系,早就该来信了,或是干脆像她过去做的那样找上门来。涅赫柳多夫知道那边如今有一名军官在追她,这令他心里感到酸溜溜的,同时也令他快乐,因为有希望摆脱那种不再撒谎作假的关系。

第二封信是管理他的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里说,他涅赫柳多夫一定要自己回乡一次,便于办理他的继承权,另外解决怎样继续经营的问题:到底是仍旧根据已经去世的公爵夫人在世时那种方法经营呢,还是根据他曾经向已经去世的公爵夫人提起过而现在又向年轻的公爵重提出的方法来经营,也就是增添农具,而且把租给农民的土地统统收回,由自己来耕种。总管认为,这种经营方法要划算得多。同时总管表示歉意,说是根据计算月初应该寄出三千卢布,谁知稍稍耽误了几天。这笔钱将在下一班邮车汇出。他之所以寄得迟了,是因为农民都不肯缴租,他们很不诚实,以至于他只得求助于官府,强制缴纳。这封信对涅赫柳多夫而言是又高兴又不高兴的。高兴的是觉得自己掌握了大量的产业。不高兴的是当初自己年轻时曾是赫伯特·斯宾塞的忠实信徒,并且因为他自己身为大地主,斯宾塞在“*Social Statics*”(英语,《社会静力学》,斯宾塞的早期和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一八五〇年出版],此书论证了土地私有制的不公平,觉得不应当让有些人有权占有土地而让另外那些人没有权利占有。后来斯宾塞放弃了这一观点)一书里有关“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这个论点就更令他感到惊讶。他凭着年轻人的直率与坚决,不仅口头上拥护土地不该成为私有财产的观点,不仅在大学中著文对此加以论述,并且那时真的曾把小部分土地送给农民了,因为他不想违反自己的信念去占有土地。如今他继承母亲的遗产而成了大

地主,就不得不在两种做法中选择其一:或者像十年以前他处理父亲的二百俄亩土地一样拒绝自己的私人财产,或者默认自己过去的思想都是荒谬的。

第一种做法他办不到,因为他除去土地之外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他不想去当官,但是他又已养成奢侈的生活习惯,觉得想放弃这样的生活习惯已经不可能了。何况,他也无须放弃这样的生活,因为他青年时代具有的那种信仰、那种坚毅果敢、那种一鸣惊人的欲望,已经不复存在了。至于第二种做法,那么“占有土地是不合理的”这种明确而不可否定的论点原是他过去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来的,后来又在亨利·乔治的著作中找到光辉的论证,如今想摒弃,对他来说也是根本做不到的。就因为这一原因,总管这封信才让他觉得不高兴。

第四章

喝完咖啡以后,涅赫柳多夫到书房去查看通知书,看他应当在几点钟出庭,另外他还得给公爵小姐写一封回信。想去书房就要先经过一间画室。画室中放着一副画架,上边摆着一幅翻倒的已经开始绘制的画,墙上挂着几张习作。他看见这幅他花了两年时间的画,看见那些习作,看见整个画室,心中便情不自禁地产生最近一个时期产生的非常强烈的感觉,那便是他在绘画方面的水平已无力再提高了。他将这样的感受解释为他的审美感成熟得过分精细。话虽这么说,意识到这一点到底令人很伤心。七年前,他认定自己具有绘画的天赋而放弃了军职。他把艺术活动看得高于一切,有点儿带着几分鄙薄看待别的一切活动。如今看来,他无权妄自尊大。所以,想起这些总是很伤心的。他怀着沉痛的心情瞧瞧画室中的这些豪华的设备,郁郁不乐地进入了书房。那是一间高大宽敞的屋子,里面有各种摆设、用品和舒服的家具。涅赫柳多夫立即在大写字台上一个写着“急件”字样的抽屉中找到了那份通知书,知道他应该在十一点钟出庭。

接着他坐下给公爵小姐写便条,上面说感谢她的邀请,他会尽量赶去吃午餐。然而他写完这张便条以后却把它撕了,因为信里写得太亲切。他重新写了一张,这一次又觉得冷冰冰的,人家看后会生气。他又撕了,然后按了一下墙上的电铃按钮。一名岁数很大、面色阴郁的听差走进门来。他蓄着络腮胡子,嘴唇与下巴刮得精光,腰上围着一条灰细布围裙。

“请您让人去雇一辆出租马车来。”

“是,老爷。”

“还有,您去对柯察金家那个在等候回音的人说一下,说我表示感谢,就说我会尽量前去。”

“是。”

“这样有点儿失礼,但是我又写不好回信。总之今天我要同她见面,不要紧。”涅赫柳多夫心想,离开书房去换衣服了。

当到他换好衣服,走到大门口,一辆熟识的橡胶轮胎的出租马车已然在那里等候他了。“昨天,您刚从柯察金公爵家出来,”车伕把他那黝黑而结实的脖子由衬衫的白领口中转过一半来,说。“我就驾车到了他们家门前。看门的说:

‘他老人家刚走’。”

“连这些车伕都知道我和柯察金家的关系”涅赫柳多夫心想，于是又想起最近总是在他头脑里萦绕而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否应当和柯察金娜成婚呢？他对这一问题就像对此刻他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一样，不管怎样都无法决定到底应当这样做还是应当那样做。

结婚的好处，一般说来无异于：首先，结婚除了给他家庭带来的温暖和愉快，避免不正常的两性关系以外，还令他也许会过一种符合道德的生活；其次，涅赫柳多夫主要将希望寄托于这一方面，家庭与子女能赋予他如今这种空虚的生活以新的意义。这就是赞同结婚的一般原因。

至于反对结婚的原因，一般说来就是：首先，惟恐丧失自由，所有不年轻的单身汉都有这样的忧虑；其次，对女人这种不可琢磨的生物不知不觉地抱有一种恐惧心理。

他愿意同咪茜结婚的好处有：首先是她出身于名门贵族，在各个方面，从衣着到谈吐、走路、笑容的风度，都和一般人不一样，这倒并非因为她出类拔萃，而是因为她“教养有素”，他不知道用其它的什么词来描述这种品性，但是他非常重视这种品性；其次是她对他的评价高过对别的任何人的评价，所以他认为只有她才了解他。这样了解他，也可以说，这种对他的崇高尊严的肯定，对涅赫柳多夫而言，证实了她的聪明才智、独具慧眼。起码具体来说反对和咪茜结婚的原因，首先是他或许会遇到一个比咪茜具有更多优点，所以同他更相配的姑娘，其次是她今年已二十七岁，所以过去她肯定恋爱过，这种念头令涅赫柳多夫非常苦恼。他想起当时她爱的不是他，就算已是往事，他的自尊心仍然无法忍受。当然，过去她不可能知道她以后会遇到他，但是他一想起她过去也许爱过其他人，却依然觉得受了羞。因此赞同的原因和不赞同的原因大致相当，起码这两种原因是势均力敌的。涅赫柳多夫禁不住嘲笑自己，把自己称为布里丹的驴子。他总是下不了决心，不知道在两捆干草中应当选择哪捆好。

“但是，既然我还没有收到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的答复，没有和她彻底结束，那我也确实不能采取什么措施。”他自言自语地说。他认识到自己能够并且一定要推迟做出决定，不禁觉得高兴。“不过，这些事情我日后还得仔细琢磨。”他自言自语地说，此刻他的四轮轻便马车已悄悄地跑到法院门口的柏油路上。

“如今我要凭良心尽自己的社会职责了，我平时就这么做，并且觉得应当这么做。何况这样的事情多半也挺有意思。”他思忖着，经过看门人的身旁，走进了法院前厅。

第五章

当涅赫柳多夫进入法院时，法院过廊里人们已经紧张地忙碌了起来。法警们跑来跑去，他们在办理上面交下来的公事，手中拿着种种文件，有的快步行走，有的还一路小跑，双脚不离地面，只是蹭着地走，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庭警、律师、法院职员，到处走来走去。原告们或是没有在押的被告们垂头丧气地贴着墙

边来回走动,或是坐在那里等待。

“地方法庭在哪里?”涅赫柳多夫问一名法警。

“您要找哪一个?有民庭和高等审判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庭。您应当说清楚。由这里向右走,然后向左拐,第二个门就到了。”

涅赫柳多夫按他说的话走去。

在法警指出的那个门前,有两个人站在那里。

一位是又高又胖的商人,模样和善,显然刚喝完酒,吃过点心,心情非常愉快;另外一个犹太血统的店伙计。他们正在谈论羊毛的价格。此刻涅赫柳多夫来到他们面前,问这里是不是陪审员的议事室。

“就是这里,先生,就是这里。您和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模样和善的商人快乐地眨眨眼,问。

“啊,那我们要一起工作了,”他听见涅赫柳多夫肯定的回答之后又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他说,伸出一只宽大而柔软,并且很厚的手。

“我们要辛苦一番了。请问尊姓大名?”

涅赫柳多夫报了自己的名字,接着进入陪审员的议事室。

这个小小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几个不同职业的人。大伙儿都刚到这里,有些人坐在那儿,有些人趑来踱去,彼此看着,接着做自我介绍。有一名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余那些人都穿着礼服或是便服,只有一人身穿农民的紧身长外套。

虽然其中有不少人是丢下本职工作来当陪审员的,嘴里抱怨说陪审工作这件事拖累人,可是人们都认为在干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脸上显现出某种快活的神情。

陪审员们有的经自我介绍而认识,有的却仍然不认识,只在猜测对方的身份,然而他们全在谈话,谈天气,谈早春季节,谈立即就要审理的案件。所有不认识涅赫柳多夫的,都急忙来同他认识,显然觉得这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涅赫柳多夫就像平常在不相识的人中间应酬时一样,认为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觉得自己比大部分人高贵,他可答不出来,因为他这一生不曾表示出任何非常优越的地方。至于他能讲一口出色的英语、法语和德语,他身上穿的内衣、外衣、领结和袖扣都是从最高级的供应商店里买来的,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这不管怎样都无法成为他自认为地位比别人高的理由。但是他又毫不怀疑地承认这就是他的优越性,把其他人对他的尊敬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人家不这么做,他就会感到生气。恰好,眼下在这个陪审员的议事室中,有人对他不够尊敬而令他不得不带着那种很不高兴的心情。陪审员里面有一位认识涅赫柳多夫。他是彼得·戈拉希摩维奇,曾经当过涅赫柳多夫的姐姐的孩子们的教师。这个彼得·戈拉希摩维奇已在大学中毕业,现在做了中学教员。涅赫柳多夫常常难以忍受他那种不拘礼节的习气、他那种洋洋自得的纵声大笑,反正无法忍受他那种像涅赫柳多夫的姐姐所谓的“目中无人的态度”。

“哦，您也掉进来啦，”彼得·戈拉希摩维奇对涅赫柳多夫哈哈笑着说，“您没有逃掉吗？”

“我并没想逃掉。”涅赫柳多夫严肃而冷淡地说。

“嗯，这倒算得上是公民的献身精神。但是您不要着急，当您的肚皮觉得饿了，或是累得想睡觉，您就不会继续唱这样的高调啦！”彼得·戈拉希摩维奇说，笑得更响亮了。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立即就要对我称呼‘你’了，”涅赫柳多夫心想，脸上露出一种悲哀的神色，而那种神色是只有在他刚得知自己所有的亲人一起死掉时看上去才会自然些。他撇下这个人，来到一群人中间。那里人们围着一个高个子、相貌堂堂、胡须刮得非常干净的上等人站在那儿，他正在眉飞色舞地谈论什么。这个上等人谈的是现在民事庭中正在审理的一桩案件，好像对案情非常了解一样，说起法官与著名的律师时经常叫他们的教名和父名。他正在谈那个著名的律师多么厉害，竟然把那桩案件令人吃惊地逆转过来，叫诉讼的那方，一个老太太，虽然非常有理，也只能白白地取出一大笔钱来付给对方。“实在是一位天才律师呀！”他说。

大家恭敬地听他说话。有些人竭力要插进去说几句，不过都被他拦住了，似乎只有他一人才真了解底细一样。

涅赫柳多夫尽管来晚了，但是还需要等待很久。法庭的一位法官直到此刻还未到达，这就把审讯工作一直推迟到现在。

第六章

这个法庭的庭长一大早便来到了法院。庭长是一位个头高大、体态丰满的人，蓄着一大撮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有家室，但是过着十分轻浮的生活，他的妻子也不例外。他们两个互不干涉。今天早上他收到一封瑞士女人的便函，她前一年夏季曾在他家里当过家庭教师，如今从南方来，去彼得堡，经过这儿。她的信里说今天下午三时到六时之间她将在城里“意大利旅馆”等他。由于这个原因，他希望今天早点儿开庭，早点儿结束审判，好腾出时间赶在六点钟之前去见那位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芙娜。前一年夏季他在乡间别墅中曾和那个女人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他进入办公室，插上房门，从文件柜的最下边一层拿出一副哑铃，朝上，朝前，朝两侧，朝下做了二十个动作，接着把哑铃举到头上，把身子毫不费力地蹲下三次。

“再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像淋浴和做体操这么对健康有益了，”他心中暗想，用他的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抚摩着右胳膊上隆起的一大块肌肉。他还剩下一击剑中的划圈动作得练习，谁知这时房门震动了一下，有人想打开房门。庭长急忙将哑铃放到原来的地方，开了门。“请原谅。”他说。

一位法官走进屋里，他个头很矮，端着双肩，戴金丝眼镜，满脸愁容。“马特维·尼基季奇又没到。”法官不高兴地说。

“他还没来，”庭长一面穿好他的制服，一面答道，“他经常晚来。”